翟鵾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旨再從重擬來
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
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通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一終

明嘉靖朝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先是嚴
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姦以詩弔
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
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又嚴世蕃索古
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
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
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
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怠調度失宜
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
拿了杻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

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太不花月闊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元史

又誤中於副車伍孚事小驗於朝服披佩刀刺卓而
爲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檜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
已金腦於著之手著可無五子之憾也已 金罌
元至元間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
其軍初脫脫之再相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
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于
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
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
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
已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汚臺

九思發其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梃前擊立馬
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著挺身請囚事聞世
祖命樞密副使蒙羅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壬午誅
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
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
猶未深知其姦詢蒙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
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僇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
其肉按著素無怨于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昔商容嘗
執羽籥憑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高
漸離欲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鎚乃

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馬
所殺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
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誓擊阿合
馬會妖僧高和尚以事逃詐死人無知者著乃與合謀
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
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及午著又遣催總
管𩋽傳令旨發兵以是夜會東宮前僞太子者以二鼓
入建德門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
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
其腦立斃繼呼左丞赦禎至殺之阿合馬黨也尚書張

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爲之懼槃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槃亦求去褚記室

嘉定三年蒙古侵金先是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絶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宋事本末

元阿合馬專政內通貨財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

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沇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沈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元絳罷叅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沇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 東軒筆録

宋趙槩除知制誥會歐陽修甥嫁爲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時爲龍圖閣直學士疾韓范者皆欲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下修獄羣臣無敢言槩上書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

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
飾言行奔走公卿門若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廉
上言乞不令直講判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
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即以
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說疑程考有私
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叅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
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
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沇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
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
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

壯之釋不問居道避於關南藏英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撾伏居道舍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殺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剟其心以奠即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仇張孝子 逸史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去 異苑

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凡

乘照夜車太貞妃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龜年歌之太貞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凉葡萄酒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會高力士終耻脫靴妃重塗前詞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天寶遺事

五代時張藏英范陽人父母爲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

醉因歡而訊其故士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
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政二十有七太平廣記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
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
引見興曰因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
捨汝遂斬之屍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
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
死朝野僉載
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興慶池東沉香亭木芍藥開上

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
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駿驢負二巨囊吾利
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
崖下即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繒百餘段自此家
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
年矣昨夕奉命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曩時所殺少年
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死
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
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左右即於獄中斬其
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

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叅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因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者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

伯射宣王真莫言思無形孝直訟生人 搜神記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
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詩
歌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
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
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
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
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
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
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君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

漢景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為長安長有所乘騟駁馬曰
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姻恃勢索之直辭以
亡考所乘不敢輒奉緯因致恨密搆孝直取受贓事乃
置下獄不令家下通徃直知不免使告妻曰刺史陰謀
欲奪我馬私揑人訴意欲殺我我必死矣汝等㓜冲未
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自申理直死獄中家人
收葬如其言置之不五十日景帝大宴羣臣孝直於殿
前上表訴究併以緯不法事二十一條條奏別狀帝覽
表訖直忽不見帝甚異之詔收緯付獄勘之事皆不虛
帝勑將緯於直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

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
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
王因誅夷射 韓非子
韓人張良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
相釐王悼惠王後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良家僮三
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
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
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東遊至陽武良與客俱擊
秦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
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記

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璧笞數百後相秦檄楚曰始
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而國我且盜若
城史記

趙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爲將頗怒攻之
遂出奔魏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報曰廉將軍老尚善
飯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天中記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
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
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夷射去刖跪因捐

安復立於庭倚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越絕

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與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於坐臥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與臣蠡種葷生聚教訓二十年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耻 百家名書

豫讓爲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於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使者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史記索隱

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子故平
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有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乃之秦
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
七日七夜口不絶聲秦栢公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
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
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栢公大驚
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
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
與子同仇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毋章
三頓首凡九頓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卽

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
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太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
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
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
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
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語公爲誰曰漁父者子吾
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
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
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
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

之上莒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 越絕

伍員覆楚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

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
蘆中人蘆中人如是至再子胥乃出漁父曰何嫌哉子
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乃解百金之劒以
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
漁父曰吾聞楚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
取百金之劒乎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
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
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
子胥曰諾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子胥默
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女子擊綿於瀨水

楚太子建有子名勝伍員因平王殺其父兄與勝奔吳
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
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
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泝水而上子胥呼之
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至漁父欲渡之會旁有人窺之
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又歌
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
當奈何子胥乃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
樹下為子取餉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

我能為子報仇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
念何所用邪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
子報之尺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曰
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
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其頭
三日三夜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頭不爛
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於後以劍擬王
頭墮鑊中二頭相嚙客恐尺不勝亦自擬己頭頭復墮
湯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
肉而葬之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 吳越

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其妻重身當產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後劍在匣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妻後生眉間尺及壯問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濶尺許詞欲報仇購求甚急乃逃諸山中行歌道逢一客問之曰子眉間尺乎曰是也客曰

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
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
犁剝皮面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側
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仇
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仇知當及母乃犁面
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
脉而死 二酉綴遺

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人
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子產一鐵楚王
命鏌邪鑄爲雙劒三年乃成劒一雌一雄天下名器也

而去 左傳

春秋時聶政父爲韓王治劒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劒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對妾笑君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

羅八百疋韋蒙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在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尚書故實

仇報

齊襄公享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仇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雖百世可也左傳

晉羊斟爲宋華元御車華元殺羊爲羹以賞軍士不與羊子怨望次日臨陣交戰羊子御車曰疇昔之羹子爲政今日之車我爲政故引車至鄭軍中竟被鄭人執之

馳去遂歸報 漢書

唐太宗時李大亮爲龎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太宗乞悉以其官爵受弼太宗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唐紀

唐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韋皐也初暢受知於皐乃爲蜀道易獻之皐大喜贈

漢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盜盎愛侍兒盎知之
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
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
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
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
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
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
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
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

惡亦惡何禍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夜竊為楚亭善
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竊灌楚亭之瓜楚
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
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聞之惄然
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
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
宋就始 賈誼新書

或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與吾千里馬者雖
不受每三公有所與選心不能忘亦終不用豈能謂無
私 漢書

子何故出死力如是對曰臣蔣雄往者醉失禮王隱忍
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
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楚史

檮杌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
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
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
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
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
往報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搆怨之道也人

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花詩朝廷不能收拾之遂
聚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　清夜錄

德報

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
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
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
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
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
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

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儈

子邪若選儈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

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元史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

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

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苻

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嶽而延嶽爲契丹用盖必有非

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武后

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爵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歿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紙上寫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九朝野記

脫脫固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爲鄭王阿魯圖既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

處策讀一遍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令薦兩人
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謂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
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
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
薦然薦之以狀者有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
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illegible][illegible]錄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開慶間嘗充讀卷官至第七卷
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士賀
遂擢第一乃文天祥也云云轉給事中忤旨遂挂冠歸文

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宋記

宋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千

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無補於唐而諱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諱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宋書

宋曹穆公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眞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

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如何耳又滕公先薦韓信後薦季布可謂一時人倫之鑒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世未嘗不兩賢之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 林居漫録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

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大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說苑

管仲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呂氏春秋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為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納以頭擊車爛腦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乃用百里奚爲相 史記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耶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晉史

晉平公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

多矣願以小人充一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王屑

宋乾德間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責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綱目

薦

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韓子

介子推年十五爲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賁育以治其國有不濟乎說苑 按此介子推與晉文公不言祿者又是一人

宓不齊字子賤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端居鼓琴不下堂而治家語

元行沖謂狄梁公曰下之事上譬如富家儲積脯腊膎胰以供資饍參朮芝桂以防疾疢令門下充爲旨味者

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者乎文公曰何謂也䖒須曰得罪于君者莫大於䖒須矣君謂赦䖒須顯出以爲右如䖒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䖒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國語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忌其大美此世所

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
爲齊桓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
立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長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重耳出亡于晉里鳧
須竊其寶貨而逃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
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耶曰
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
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
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
汝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周禮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管子

管仲傅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子糾於魯子糾與

有窖藏金銀乞摟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内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宋紀本末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周禮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
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
於危亡 孫子

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
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
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
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
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
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
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

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
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
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
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
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
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
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
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
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
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

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
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
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
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傳聞
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
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
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説於人主王
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
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
言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

立爲師 叅同契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去何取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

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
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
立斂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
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
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
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
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
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
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　火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

曰何爲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
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
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
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
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
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
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
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
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
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

相果成王道 獨異志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 說苑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矦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舜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乗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公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

足失也邃古記
禹得皐陶伯益杜子業得旣子黖得季子甯得然子堪
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而天下治外史湯得慶誦伊
尹湟里且東門東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武王五佐太公周召畢毛也
一曰太公望周公召公畢公高蘇氏忿生呂氏春秋
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
眇目者使之纚準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
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劉子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
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

其閒亦有張元其人至心仁厚意防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參供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淸夜錄

用

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垂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敺禽 說苑

舜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牙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也 國策

舜學於務成昭昭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倜儻有縱横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其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巳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於韓范一等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游士桃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

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也內侍曰
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
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從南京至姑蘇見一
女子絶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
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
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粧且謝負約
武寧之厚德如此皇明通紀

首級案秦法以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

綱目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嘗累舉不第落䰟不得志負氣

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鉤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業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灼艾集

宋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焉 堯山堂外紀

明武寧王徐達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愛之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則命內侍送至舊宅爲吳

之際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剥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恃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

趙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綱目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略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

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謠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王

堂開詰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使礪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唐事紀

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
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
數日敵軍堅壁不動日暮軍士饑渴殆無人色公乃召
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攬轡超乘與數十
騎馳赴敵事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
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
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
令具飭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
吾知汝未婚今爲其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汝所目者也
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葛公爲梁名將

劉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唯王謐
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摴蒱不
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
謐後謐為公逵亡族云 史編

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
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
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
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
於姝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
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憶公所處分

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晉史

越王勾踐伐吳有獻醇醪王命注之上流令士卒下流飲之如酒隹美伐吳之師力戰百倍 吳越春秋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計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是以先之仲尼曰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禮善賞矣 晏子春秋

晉文公出亡時陶叔
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
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
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
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
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
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
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
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
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

袁旭字廷輔樂安人初爲江津令正統初以輔臣薦擢任寧國府知府郡故繁劇旭應之裕如次舍多仍元舊歲久日敝旭並一新之治署學宮祠宇梁道壯麗甲於諸郡宛溪二橋尤百世利賴旭善撫綏雖薦興大役民不告擾壬戌詔舉守令治狀卓異者行宴賚凡十人旭與焉尋以涇人程御史誣致口語與督橋工醫官苟存善併逮繫獄數旭去郡時行槖蕭然其在獄中詩云報國有心懸白日蓋棺無面見黃泉至今鄉父老稱賢守必曰袁公袁公語當時事猶泫然寃之云宣州志

賞

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
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折
被頭帛書之敘寃匿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
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
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
反今子弟訴寃何多也使人視之使者將復命俊臣乃
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
仁傑等謂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
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
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遂獲免

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
織經一卷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見冤鬼飛越
罕不自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
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爲功
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
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
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
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少階級憑尚
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
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

逆論從之漢紀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乃拷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而死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没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侍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卽好事也則天默然世說新語

周與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巨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刑枷十具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與

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史記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答凡夫繼母如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
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
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
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
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左傳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
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三

獄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韓滉在潤州事同論衡

餘瀝　張良　段孝直

李生　屍激　忤高力士

張孝子　挑人　三舍

閨房事　天上人　阿合馬

詔削晚脫　王忤

卷四十一目錄終

薦歐陽　薦李及　秀才子
擢第一　報聖恩　選儈子
豪傑士
德報
絶纓　梁亭瓜　有私
盜侍兒者　求粥報德　蜀道難
讐報
九世　羊羮　聶政
眉間尺　蘆中人　覆楚復楚
嘗膽　豫讓　三遺矢

用
堯官舜友　學於務成　禹湯武
土功　負鼎　周公攝位
卒見太公　六賊七害　再增二十四員
與賢者處　謀野　爲仲父
齊桓晉文　寗戚　介子推
宓不齊　支一藥石　有膽氣
薦
以死薦　薦佐　腹毳
朝車迎　斬壯士　舉佐

第四十一卷

人事部三

獄

聞哭　梗陽獄　梁疑獄

羅織黨　羅織經　宛溪橋

賞

三行賞　流醪　善賞

一代英雄　廳頭甲　賞功二害

疏論七臣　題扇　舊内

首級　張元